

責任編輯：張旭婕

歷史空間

帝王封官的「潛規則」

戴永夏



漢靈帝

當官應當德才兼備，擇官應該選賢任能，這是古今通用的準則。封建社會的科舉制度，當今組織的選拔考核，都是為此而設。然而，有規則，就有「潛規則」。在官員任用上私定「標準」，暗箱操作，無論古今都不乏其例。在這方面，一些封建皇帝就帶了個壞頭。他們選拔官員的「標準」，實在荒唐透頂。

漢靈帝：議價賣官鬻爵

漢靈帝劉宏是歷史上有名的荒唐皇帝。這傢伙有多種愛好，其一是喜歡搞房地產。他把搜刮來的錢財拿回家裏，不少田宅，剩下的錢就分別存到宦官家裏，每家都存了幾千萬。其二是喜歡玩新奇。他經常用四匹白驢駕車，自己獨自操轡，在御苑裡閒逛；又給狗戴上文臣戴的進賢冠，配上綬帶，牽着招搖過市。他還在後宮裡設了一家「超市」，讓宮女們販賣物品，互相竊竊爭鬥。他則換上商人服裝，躲在「超市」角落裡看宮女們打架取樂。

當然，他的最大愛好還是「撈錢」。為此，他把賣官鬻爵當成最好的撈錢機器。

光和元年(178年)，靈帝與內廷太監在西園「合資經營」了一個「西園官邸」，專做賣官生意，其「商品」明碼標價：年薪兩千石糧食的官，價兩千萬錢；四百石糧食的官，價四百萬錢。各地按正常渠道推薦上來的優秀人才，要想得到任命也要花錢，不過可以享受減價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「優惠」。

除了統一標準外，還有許多細則。如：縣官的價格要根據該縣的貧富情況面議，富縣價高一些，窮縣就比較便宜。有的人買官一時錢不夠，還可以除欠，待上任撈到錢後，再加倍償還欠款及利息。此外，除了公開買官，還有「黑市」交易，價格是三公一千萬錢，卿五百萬錢。除皇帝這個位子不賣外，其他官位都可以拿錢買。

對一些重要的交易，漢靈帝還親自參與。如一個叫崔烈的冀州名士，官至九卿，還想再買個司徒(相當於宰相)的官位。靈帝擔心手下人賣不出好價錢，便親自出面討價還價，最後以五百萬錢成交。舉行授官

儀式那天，靈帝親臨殿上，百官肅立階下，場面十分隆重。望着崔烈那春風得意的樣子，靈帝忽然覺得這司徒的官賣得太便宜了，忍不住小聲對隨從親信說：「悔不少斬，可至千萬！」意思是說這筆買賣做虧了，當初該要他一千萬錢！可惜悔之晚矣。不過吃一塹長一智，從這件事上他學到了經驗。到了曹操的父親曹嵩買大尉時，靈帝狠狠地宰了他1億錢！

靈帝帶頭大搞賣官鬻爵，既使他的金庫「萬金堂」堆滿了金銀財寶，也使東漢政權加速腐敗，國勢更加衰落。靈帝死後，他的兒子獻帝只當了三十年來的傀儡皇帝，便把帝位「禪讓」給了曹丕。綿延了四百多年漢王朝，就此滅亡。

宋孝武帝：會哭便能陞官

南朝的宋孝武帝劉駿，也是個世所罕見的昏君。他不但生性殘暴，而且荒淫無恥，亂倫敗德。無論親疏遠近、長輩輩輩的女子，只要被他看上，他都要想法弄進宮中作踐玩弄。他甚至連自己的親生母親路太后也不放過。《魏書》上說：「駿淫亂無度，蒸其母路氏，穢污之聲，佈於歐越。」四年，(駿)獵於烏江之傍口，又遊湖縣之滿山，並與母同行，宣淫肆意。」從中可以看出，這傢伙禽獸不如。

劉駿也很貪財，為撈錢不擇手段。他見在廣州等地擔任過刺史、太守等地方長官的人離任時都帶回豐厚的錢財，便發佈文件，讓離任的地方長官必需要上報財產，並把財產的一半以上交給皇帝。誰送給他的錢多，就讓誰做大官。

除送錢外，在他面前會哭也能陞官。

大明六年(462年)，劉駿最寵愛的妃子殷淑儀去世。他痛不欲生，整日精神恍惚，若有所失，無心處理朝政。殷貴妃下葬後，他還多次率領群臣到墓前憑弔。一次，他對一起憑弔的秦郡太守劉德願說：「卿哭貴妃，若悲慟當有厚賞。」話音剛落，這位「善解人意」的劉德願就嚎啕大哭起來。他又又是捶胸，又是頓足，鼻涕一把淚一把，哭了一個昏天黑地。劉駿見他哭出了「忠心」，哭出了水平，感到很滿意，立即提升他為豫州刺史。

只因一哭，就當上一個州的最高長官(南北朝時一個州的建制接近現在一個省)。如此腐敗的「幹部政策」，也就預示着劉宋王朝不會長久了。

人文世相

歌德與開元宮人袍中詩

王兆貴

德國文學巨匠歌德。網上圖片

一八二七年，德國文學巨匠歌德(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)在湯姆斯(Peter Putnam Thomas)英譯資料的基礎上，模仿寫作了四首「中國詩」，發表在《藝術與古代》雜誌上。其中一首題為「開元袍中詩」，源自唐代一名宮女之手。在這首詩的背後，還有一段溫馨感人的真情故事。

據史料記載，唐開元年間，李隆基曾在後宮發起過一次「支前」活動，宮女們奉旨為邊塞兵士縫製御寒的征衣。這些寒衣送到邊庭後，有個士兵在戰袍中發現了一首詩：

沙場征戍客，寒苦若為眠。戰袍經手作，知落阿誰邊？蓄意多添線，含情更著綿。今生已過也，願結後身緣。

歌德看到袍中詩的英譯後，在改譯德文的時候，以韻律詩的形式進行了再創作，饒有興致地把這個動人的故事介紹給德國讀者：

為了征討邊境上的叛亂，你奮勇作戰；夜晚降臨，嚴寒襲人令你無法入睡。這件戰袍，我辛勤地縫製；儘管我不知道它會穿在誰的身上。我加倍地加上棉花，仔細地增添針線，為的是維護士兵的榮譽。倘若我們不能彼此相見，但願在天上能夠結緣！粗粗看來，歌德譯作的句式和原意比較接近原作。細細品來，感到有點不大對勁。或者說：事，是這麼回事；味，卻不是那個味。開元宮人的原

古典瞬間

官場動物張說



張說 網上圖片

張說也算是個唐玄宗時期的名相，《舊唐書》對他的評價是「敦義氣，重然諾，於君臣朋友之際，大義甚篤。」然而事實上他卻不僅熱衷於打壓他人，還大肆行賄受賄，是一個不顧廉恥，一心只為了往上爬的人。在與張嘉貞同時為相時，就曾經扳倒張嘉貞，如願以償地成了首席宰相。與「志操不同」的姚崇同時為相時，更是直到姚崇死後，張說還一直想陷害他，只是每次都沒有成功而已。所以《朝野僉載》說他是「幸佞人也」，還說他「諂事特進王毛仲，餉致金寶不可勝數」。後來這個唐玄宗的心腹奴僕王毛仲到並州，正逢張說得到為兵部尚書、同中書門下三品的任命，張說竟然在酒宴上「把毛仲手起舞，嗅其鼻息」！

開元元年，唐玄宗想召同州刺史姚崇為相，張說立即暗中指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劾姚崇，唐玄宗知道他的毛病，不予理睬。接着，張說又指使殿中監姜皎向唐玄宗推薦姚崇去當河東總管，以阻止姚崇

相，又被唐玄宗一眼識破是張說的計謀，姜皎嚇得當即叩頭認罪。姚崇為宰相後，張說仍然不死心，竟然不顧大臣不得隨便出入各親王府的規定，去岐王府找姚崇的弟弟尋求支持。於是《松窗雜錄》記載：「姚崇為相，忽一日對便殿，舉左足不甚輕利」。唐玄宗看到後問他：「卿有足疾耶？」姚崇卻說：「臣有腹心之疾，非足疾也。」借此機會，他對唐玄宗告狀說：岐王是皇上的愛弟，恐怕不是什麼好事。唐玄宗最忌諱的就是大臣和皇族的勾結，於是發怒，讓御史中丞李林甫按問此事，李林甫對姚崇說：「說多智謀，是必困之，宜以劇地。」認為此事應該趁熱打鐵，姚崇卻厚道地說：「丞相得罪，未宜太過。」於是李林甫失望道：「公必不忍耶！說當無害。」果然，李林甫「將詔付於御史」後，這人卻「中路以馬墜告假」了！這一拖延，張說就有了迴旋的餘地。此事發生前不久，張說要治一個書生的罪，因為他與張說寵愛的侍婢私通被抓，書生卻勸說說：「親色不能禁，亦人之常情也。公貴為相，豈無緩急用人乎？斬於婢女耶？」張說「奇其言而釋之」，以待兒與歸。」這時他又出现在了張說面前，並且告訴了他面臨的危險！於是張說依計讓他帶了受賄得來的「雞林郡夜明簾」，連夜趕到玄宗妹妹玉真公主府邸行賄。唐玄宗和玉真公主關係很好，而玉真公主的周圍有不少著名的文人，這個書生與她也是有往來的，張說在玄宗當太子時，就是陪伴他的侍讀，與玉真公主也是熟人。於是第二天玉真公主對玄宗說：「上獨不念在東宮時，思必始終恩加張丞相乎？而今反用快不利張丞相之心耶？」結果，張說被貶為相州刺史，充河北道按察使。張說被貶不久，又因他事牽連，再貶為岳州刺史。

張說曾三度為相，但總是喜歡讓大臣們「各為朋黨」，相互攻訐。他與御史中丞宇文融，御史大夫崔隱甫都有矛盾，於是李林甫與他們共同彈劾張說，說他招引術士

來鴻

葉璧光

Chinglish

每逢周末，我會和一班朋友結伴行山。其中我最喜歡的夥伴，是一位朋友的十四歲女兒嘉莉。嘉莉聰明伶俐，比她的同齡人成熟，她分析力強，常識豐富，對許多問題都有她的獨立見解。我們常常邊走邊聊天，有時會討論一些具爭論性的話題。

這天，我們從Chinglish談到母語和方言的問題。何謂Chinglish？顧名思義，China English，中國式英文，亦即洋徑演英文的意思。

嘉莉是四川人，但她在美國出生，六歲那年她父親被公司派到香港工作，一家人移居香港。由於全家都不懂廣東話，唯有把女兒送到英基學校協會屬下的學校就讀，英基學校是用英語教學，沒有中文科目，所以雖然嘉莉在香港長大，但完全不會聽講廣東話。我和嘉莉交談的語言是英語和普通話。

嘉莉認為她的母語是四川話，而她的第一語言是英語。她在家裡和長輩講四川話和普通話，她認為自己懂得普通話就無需學廣東話，她覺得在香港懂英語就應該不會有語言障礙，甚至到全世界也行得通。嘉莉強調，母語這名詞是指父母親的語言，是孩子牙牙學語時最早接觸的語言，但並不一定是閱讀和書寫語言，第一語言則是接受教育的工具。所以，雖然她不會閱讀中文，但有了良好英語基礎，就已經足夠考大學，接受高等教育。

於是我問她：我父母是上海人，但我和兄弟姊妹、朋友日常談話用的是廣東話，在香港接受的是中英文雙語教育，在外國居住二十多年，在工作用的是英語。以她的理論來看，我的第一語言和母語該是甚麼語？

嘉莉回答我說：有時母語這個詞不能一概而論，要因人而異。在雙語環境長大的兒童，可能有一個以上的母語。以我的情況而言，上海話和廣東話都是我的母語，第一語言則是英文。哈！講得還有點道理嘛，年紀小小的嘉莉，一時搞到我無語。

回家路上，在西貢往九龍的雙層巴士上，我聽到後面座位的一個七、八歲的男童，用破碎的、沒有文法的英語在和一個女人對答，非常刺耳。起初我還以為是帶着孩子的菲傭。下車時回頭一看才知道，原來那女人是孩子的媽媽。噢，她在跟自己第一語言是英文的孩子講英文。

在香港，這種情景屢見不鮮。許多中國孩子從幼兒園就開始學英語，然後小學就讀國際學校，而父母的英語水平卻很差，只能說Chinglish英文，他們想鍛煉孩子學英文，自己也跟孩子練習英文，結果讓孩子的語言變成這種不倫不類的「香港竹星」。中國人住在中國，竟然用自己不熟悉的外語來和自己的孩子溝通，看上去實在有點荒謬。其實，批評別人容易，實際上自己也是一樣。我很慚愧，由於在雙語環境長大，我自己也是常講Chinglish的呢。可能這也是很多香港人的通病。

按照嘉莉的邏輯，這種現象該怎麼解釋呢？

龔敏迪

王慶則「祠舊者，而奏表其閭」；引僧人道岸「窺詞時事，冒署右職」；其親吏張觀、範堯臣依據張說權勢，「市權招賂」等等，源乾曜奉詔審問張說，罪狀多屬實。於是他們首領面地坐在地上，用瓦器吃粗食，以表示「自罰憂懼」。最後在高力士：「(張)說往納忠，於國有功。」的回護下，玄宗憐憫他，僅罷去了他中書令職務。

姚崇死前，預見到張說不會善罷甘休，告誡兒子們說：「其人少懷奢侈，尤好服玩。吾身歿之後，以吾嘗同僚，當來吊。汝其盛陳吾平生服玩，寶帶重器，羅列於帳前。若不顧，汝速計家事，舉族無類矣。」但如果他注目這些東西，你們就不用擔心了，將他喜歡的東西送給他，然後請他撰寫我墓碑的碑文。得到他寫的碑文以後，立即就上報給皇帝。並先將石料準備好，盡快鑄刻。姚崇死後，張說果然來了，而且「目其服三四」，於是姚崇的兒子們依計而行。張說甚至還在碑文中誇讚姚崇：「八柱承天，高明之位列；四時成歲，亨壽之功存。」過了幾天，果然又和姚崇預見的那樣：讓人來「取文本，以為詞末周備，欲重加加封」。姚崇的兒子們帶他去看了已經刻好的碑，並告訴使者，此時已經上報了皇帝。聽使者的覆命，張說才從心底佩服起了姚崇，悔恨附膺道：「死姚崇猶能算生張說，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遠矣。」

姚崇是主張「為政以公」的，他也看到：「凡今之人，鮮務為德，紛紛諂媚，汨沒忠直。」為官者雖有才幹，但如果才幹都用了受賄行賄，巴結好上司、排擠他人鞏固自己的權位上，又怎麼做到「為政以公」？無德無才的人，最喜歡做的就是毀才；而無德有才的人，只會嫉妒別人的才幹，生怕別人遮掩了自己的存在；只有有德有才的人，才懂得不僅要尋求自己的尊嚴，同時也尊重別人的尊嚴。張說是有才的，雖然他終於承認了姚崇的才幹遠勝於自己，但他卻始終沒有明白：僅僅用高官厚祿，並不能表示他就贏得了做人的尊嚴。官場上最敏感的大概就是職務了：曾經有人問對方是甚麼職務？回答者故意混淆說：不是植物，是動物。張說這樣的人，大概就是屬於官場上，人味比較少一點的動物性存在吧。